

一团和气

◆ 安 谅

考斯特面包车在戈壁公路飞驰。漫长而又少有奇观的路,打牌是消磨时间和排遣枯燥无聊的好办法。他们打的是“大怪路子”,一种类似“争上游”的纸牌游戏。

领头的是刘副总。此人五十多岁,是集团副总,自称已到天花板了,无甚么期望了,只求踏实把工作搞好。话虽这么说,有时也挺较真,脾气也大。上回领导就扯了扯他的袖子:“人家反映你爱批评人,连打牌也常常斥责别人。这你要注意呀。”领导说得言简意赅,也语重心长。他听了也魔怔了好几天,最后痛定思痛,悟透想通了,何必呢?自己这么较真!

刘副总变得和颜悦色了。同行的几位部门经理也觉得刘副总变了许多,这一路打牌,再没见过刘副总疾言厉色和气咻咻的模样。以往,那是不敢想象的,与刘副总打牌多少有点胆怯,最怕的

是与他做搭子,稍一出错牌,他必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这次,方经理、胡经理、周经理他们都打得轻松散漫。刘副总也时不时还眺望窗外迅速后退的几株孤独的胡杨,更多是那些广阔的不毛之地。

大家互相也不指责了,之前的争强好胜、锱铢必较,甚至脸红脖子粗的情状,在这一次的纸牌大战中,竟然都销声匿迹了。方经理有一回出错了牌,而且是打出的臭牌,刘副总张了张嘴,最后没发出声,只是瞟了他一眼,那目光是散淡的,没有任何怨气的堆积。胡经理、周经理他们是一伙,打得懒洋洋的,胜负比与刘副总他们一拨不相上下,刘副总没有生气。周经理、胡经理他们也并不介意,似乎,这个成绩已是浑然天成,他们并无艾怨,也无嗷嗷叫的不服之势。

刘副总其实心如明镜,耳边

回响领导的意味深长的告诫,他也就愈发睁一眼、闭一眼了。和他做搭子的几位频频出错,打了好几次臭牌,他憋着没说。挨着自己座位的胡经理,还时不时瞄一眼刘副总手擎着的扇面一样的牌阵,刘副总竟然也忍了,最后一副,应该快到点了,大家打得疲疲沓沓的。周经理竟然不知何时掉了一张牌在地上,也不捡拾,刘副总也是微微一笑,未言任何追究或斥责之词。

这牌打得一团和气,大家木偶似地打牌,场面安静了许多,输赢如何,比分多少,都记不真切了,也没人在乎计较。有的人竟然昏昏欲睡。抓在手上的牌,撒落几张在地上。

最后应该还有时间来一轮的。连刚学的,正特别有瘾,每次上车嚷着要打牌的胡经理都不吱声了,没人提议,自然也没人附和了,大

家坐直身子,无精打采的样子。牌战在此种状态下,竟偃旗息鼓了。

到了目的地工地现场,刘副总发觉大家像打牌一样萎靡不振,话不多,也许有点累,也许失去了激情和竞争氛围。他不好批评他们。领导言犹在耳。

当晚,刘副总也早早睡了。很快,就发现工地出事故了,警察带着明亮的手铐向他走来。他骤然从梦中醒来的,惊出一身冷汗。他想他真正失职了,他把长期以来的严管厚爱 and 激情担当,给忽视了。今天车上的牌场,多像集团机关一样和气融融,却已无进取之态,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呀!

他睡不着了。他决定了,回去后,马上就找领导谈话,他坚信整个企业应该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应该有批评,有督促,也有激励。



不和小孩一般见识

◆ 张志松

我到隔壁大高家里去串门,刚进去,就看到大高正在气势汹汹地训斥他的儿子小亮:“你是怎么搞的?你到现在,咋就不长记性呢?”我知道小亮非常顽皮,三天两头就闯祸。

我好言相劝说:“你看你,咋就跟小孩子过不去呢?小亮毕竟是小孩,教育一下就行了,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大高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满地说:“今天他又闯祸了,你说我能不发火吗?”“闯祸?闯什么祸呀,能有多大的事呀!”“唉,你不知道,他今天在楼下把人家的车划了几道杠杠……”

没等他说完,我忙打断他的话,“不就划了几道杠杠吗?小亮是个小孩,我想人家肯定不会和小孩一般见识的。”

大高疑惑地看着我,问:“真的?”“是啊,小时候我们谁没闯过祸呀,可我们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大高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说:“既然你这么说,我当然不好再责罚儿子了。”说到这里,便转身对小亮说:“今天看在你张叔叔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你,还不赶快向张叔叔道歉。”小亮一听,红着脸,说:“叔叔,对不起,今天我不该划你的爱车。”什么?我的爱车?我听了,差点儿没背过气去……



黄四有个嗜好,到哪,都喜欢先加人家的免费 wifi。

去小区边的面馆下碗面,老板问,吃什么面?黄四不答,先问,有 wifi 吗?老板指指墙上,那是 wifi 名和密码。黄四先加了 wifi,才答,给我来一碗青菜面。

小区边上有三家理发店,黄四走进一家,也是先问,有没有 wifi?店主是个长者,摇摇头,黄四一听,掉头去了另一家,这家不但有 wifi,而且,哪个角落,信号都是满满的,黄四很满意。但有一次,黄四去理发时,发现他家的 wifi 信号变弱了,特别是打开视频时,很卡。黄四便又换了一家。

去门口的便利店买包盐,黄四也是先加上便利店的免费 wifi,然后,才用支付宝扫码付款。

黄四在手机里设置了网络自动搜索加入,这样,只要是他去过的店铺,只要他曾经加入过的免费 wifi,他的手机就会自动搜索到信号,然后,自动加入。黄四从家里走出来,出楼梯洞,自己家的 wifi 信号就慢慢变弱了,大约走出 26 步,信号就完全消失了。不过,没关系,再走 38 步,就到了小区的物管处,黄四的手机就会自动连接上物管处的免费 wifi。出了小区大门,物管处的 wifi 信号也没了,但是,不用担心,往东走,

黄四的手机紧接着就会自动连上小吃店的免费 wifi,然后是理发店的免费 wifi,便利店的免费 wifi,面馆的免费 wifi;往西走,黄四的手机会自动加入干洗店的免费 wifi,银行的免费 wifi,电器修理铺的免费 wifi,水果店的免费 wifi,另一家理发店的免费 wifi。再往前走,那就要看黄四有没有进去过路边的店铺了,黄四手机的 wifi 信号开始时断时续,直到进了单位,黄四的手机就又自动连接上满满的 wifi 了。

哪怕是出差在外,黄四每到一地,也是先问有没有免费 wifi,有的话,一定先加上,然后,再开始工作,或者消费。总之,只要黄四去过的地方,只要那个地方有免费 wifi,黄四的手机就一定会自动加入他们的免费 wifi。有人不解,问黄四,为什么这么喜欢加免费 wifi?黄四答,网速快啊。当然,还有一个黄四一般不会说的理由,那就是省钱啊。

那天,老婆生日,黄四难得地陪老婆逛街。老婆在街头买了一根冷饮,黄四用支付宝支付时,惊喜地发现,手机竟然自动加入了冷饮店的免费 wifi。黄四想起来

了,去年或者更久之前,自己曾路过这儿,买过一瓶矿泉水。黄四得意地对老婆说,你看看,有免费 wifi 就是好,忒方便,付款都不用流量。老婆未置可否地白了他一眼。

随后,老婆进了一家化妆品店,挑了一只进口的眼霜。黄四瞥了一眼价格,乖乖,一千多元。黄四有点心疼,想让老婆换一只国产的。老婆不高兴了,说,算了,你舍不得,那我就自己买。说着,往收银台走去。看着老婆的背影,黄四躊躇了一下,追了上去,老婆难得买一件奢侈品,再说,今天是老婆 40 岁生日,咬咬牙,买就买吧。

黄四赶到收银台,老婆已拿出钱包,正要付款。黄四抢步上前,挡开老婆,说,我来付,我来付。黄四拿出手机,问收银员 wifi 和密码,收银员瞥了一眼他的手机,努努嘴说,你的手机不是已经连上了吗?黄四低头一看,还真已经连接上了。黄四老婆诧异地问,你们这的 wifi,不用密码就能连接?边说,边拿出自己的手机,一看,并没有自动连接 wifi。收银员摇头说,当然需要啊。

自动连接

◆ 孙道荣

黄四一边扫码,付款,一边心里犯嘀咕,这么说,自己来过这店?不可能啊,自己怎么会来过化妆品店?突然,黄四隐隐想起来了,去年情人节那天陪“她”来过,还买了一套法国进口的护肤品。想到这,黄四后背不由冒出了一层冷汗。

走出了化妆品店,黄四陪着笑脸,问老婆,要不要再去时装店看看?老婆瞄了他一眼,忽然悠悠地问,你来过这家店?

黄四囁囁地答,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来过这个店?

那你的手机怎么就自动连接上他们的 wifi 了?老婆追问。

黄四故作幽默地说,也许,也许是我的手机经常连接免费 wifi,功能变强大了吧。

你哄鬼呢!老婆愤怒地将刚买的眼霜扔到地上,今天你不说清楚,这日子咱就别过了……

回家之后,黄四就偷偷关闭了手机上的自动加入网络功能,而且,据说,他再也没连接过任何 wifi,他落下了一个后遗症,看到 wifi 信号,就浑身颤抖……



画中猫

◆ 王妙瑞

一只猫白得像一团雪,两只眼闪着幽绿,它蹲在画中看着我,似乎唤声“喵呜”,便会扑到我的怀里来了。尽管它是画在宣纸上的一只猫,但形象如此逼真、活灵活现,真让人喜欢。

画中猫是老林的爱猫。他从小在区少年宫学绘画,有良好的美术基础。后来拜一位名师学画,专门画猫。也由此爱上了养猫。他养过不少猫,有血统高贵的名种,也有流浪街巷的草种。一次,老林在小区一条僻静的石子路上散步,突然听到桂花树下有轻微的猫叫声,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很小的幼猫,恐怕刚出生一个来月吧。老林于心不忍,抱回了家。

老林的老伴因病走了多年,儿子在国外定居。相伴的一只三花猫也老死了。不过,画画养成的性格,使老林耐得住寂寞。家里多了一只小猫,也多了一份生气,老林自然乐意。每次作画完了,放下笔墨,他会跟小白猫说上几句话。他给小白猫起名也很特别,叫“你来”。

“你来”是个雌猫,和老林很亲。半夜里老林起床去卫生间,“你来”会跟在老林的脚后跟,像住家保姆似的。“你来”长大了,浑身雪白,没有一根变色的杂毛。有人对老林说,这只捡来的猫不错啊。一听到“捡来”这个词,老林是不高兴的。什么捡来的?我们是有缘邂逅!那天在家里,老林招呼“你来”,“给你画个像”。“你来”跳到方凳上蹲着,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猫模特。那种神态,一定经过老林的指点和训练。怪不得我被前面提到的猫画惊住了。

没想到此猫有一天竟然不见了踪影。那是去年的一个春天,“你来”不辞而别。原因呢,老林想起了那些天窗外有只雄猫不停地在鸣叫。老林不以为然,打开窗户透透气是有的。难道就这一疏忽,“你来”被外面的雄猫诱惑走了吗?老林感叹自己的爱心赢不了猫们的爱情。他不甘心,把自己画的猫图正面朝外粘贴在窗上,窗沿上放了猫粮,期待“你来”的回归。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老林说没希望了。我曾得过老林的画,因为喜欢狗,他画了一幅狗画送我。朋友送我一袋安吉白茶,我转送老林他不肯收。

我想不露声色地还人情。兄弟养的一只波斯猫生了一窝小猫,其中一只毛色雪白,眼睛蓝绿,这跟老林的那只白猫简直是双胞胎啊。便对兄弟说,这只猫我要了。带着两个月大的小白猫回家。入夜,悄悄地放在老林一楼的窗台上。发了一条微信,窗台有猫。老林走到窗前一,喜出望外,是你“妈妈”看到了画,叫你来的吗?他开窗,抱回小白猫,说:叫你“小来”吧。

躲在不远处树下的我偷着乐,心里数说老林,你中计啦。

